

■柴惠琴

## 母亲赶考

1997年冬天，我已在家乡县城一个效益不错的国企参加工作，每天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。母亲不忍目睹我每天浑浑噩噩过日子，要求我重新拿起书本，活到老，学到老。无奈，我只好在母亲的软硬兼施下，捧起书本参加自学考试。看着身边的同龄人要么谈情说爱，要么打牌逛街，我却必须每天起早贪黑复习应考，心里有所抵触，也很郁闷生在一个教师家庭。

走出考场门的时候，隔壁教学楼前围了很多。我背着书包匆忙回宾馆，无暇顾及那些个热闹。可是眼睛的余光却透过人群瞥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花白的头发在寒风中凌乱地立着。

“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我挤过去，扶住坐在地上的母亲。母亲不假尴尬地冲我挤出点笑容，借着我肩膀的力量颤颤巍巍地站起来。

“刚才下台阶，不小心滑了一跤。”母亲指了指身边台阶上的残雪，又指了指身边一个带着监考标识的老师说，“幸好小杨扶了我一把。”

“你还记得我吗？”那个被唤作小杨的老师捡起母亲散落在地上的书本，“戚老师太励志了，这么大学了还参加自学考试……”

“你是？”我打量了下那个老师，愣了愣，看着眼熟却想不起来在哪见过。

“我是戚老师的学生，我上高三的时候你才读初一……”那个老师笑笑，“你们娘俩这是一起来赶考啊？真没想到能给老师监考，您说您都是高级教师了，费这个劲干吗？”

我奇怪地看了眼母亲，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“天这么冷，你们先回宾馆，我还要开会，考完我们相聚。”杨老师匆匆地走了。

“妈，你这是演的哪一出啊？”我一边扶着母亲一边没好气地说，“你不会真的是来考试吧？你都快退休了，考这个有什么用？”

“活到老学到老，妈考试咋啦？国家也没说快退休了就不能参加自学考试。”母亲拿出书本，“你快去宾馆看书吧，明天还要考两门。”

“妈，你住在哪啊？把房退了，住我那去。”我实在想不明白，明明是爸妈一起到车站送我到市大考试的，母亲什么时候自己也坐车来了？天太冷了，我哈了下手冻得冰凉的双手。“考试有警告告诉我一声，咱娘俩一起来，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
“下次，下次。”母亲搓了搓手，“太冷了，快回宾馆吧，妈下午就回了，不影响你考试。”

我再说点什么，拿过母亲的包，从里面找到一把钥匙。早晨考试的时候，看到有几个考生住在学校招待所。我扶着母亲径直朝招待所走去。我是她的闺女，我几乎能猜到一切。母亲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般：“你快回宾馆看书吧，妈退了房就回去了。”

我打开房间，里面有四张高低床，冷风“嗖嗖”地从窗隙间刮进来，有两个人缩在被窝里看书……我把母亲的东西收好，绑架般把她带到了我住的宾馆。我从母亲的包里掏出了几张煎饼

吧，明天还要考两门。”

“妈，你住在哪啊？把房退了，住我那去。”我实在想不明白，明明是爸妈一起到车站送我到市大考试的，母亲什么时候自己也坐车来了？天太冷了，我哈了下手冻得冰凉的双手。“考试有警告告诉我一声，咱娘俩一起来，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
“下次，下次。”母亲搓了搓手，“太冷了，快回宾馆吧，妈下午就回了，不影响你考试。”

我再说点什么，拿过母亲的包，从里面找到一把钥匙。早晨考试的时候，看到有几个考生住在学校招待所。我扶着母亲径直朝招待所走去。我是她的闺女，我几乎能猜到一切。母亲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般：“你快回宾馆看书吧，妈退了房就回去了。”

我打开房间，里面有四张高低床，冷风“嗖嗖”地从窗隙间刮进来，有两个人缩在被窝里看书……我把母亲的东西收好，绑架般把她带到了我住的宾馆。我从母亲的包里掏出了几张煎饼

吧，明天还要考两门。”

“妈，你住在哪啊？把房退了，住我那去。”我实在想不明白，明明是爸妈一起到车站送我到市大考试的，母亲什么时候自己也坐车来了？天太冷了，我哈了下手冻得冰凉的双手。“考试有警告告诉我一声，咱娘俩一起来，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
“下次，下次。”母亲搓了搓手，“太冷了，快回宾馆吧，妈下午就回了，不影响你考试。”

我再说点什么，拿过母亲的包，从里面找到一把钥匙。早晨考试的时候，看到有几个考生住在学校招待所。我扶着母亲径直朝招待所走去。我是她的闺女，我几乎能猜到一切。母亲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般：“你快回宾馆看书吧，妈退了房就回去了。”

我打开房间，里面有四张高低床，冷风“嗖嗖”地从窗隙间刮进来，有两个人缩在被窝里看书……我把母亲的东西收好，绑架般把她带到了我住的宾馆。我从母亲的包里掏出了几张煎饼

吧，明天还要考两门。”

“妈，你住在哪啊？把房退了，住我那去。”我实在想不明白，明明是爸妈一起到车站送我到市大考试的，母亲什么时候自己也坐车来了？天太冷了，我哈了下手冻得冰凉的双手。“考试有警告告诉我一声，咱娘俩一起来，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
“下次，下次。”母亲搓了搓手，“太冷了，快回宾馆吧，妈下午就回了，不影响你考试。”

我再说点什么，拿过母亲的包，从里面找到一把钥匙。早晨考试的时候，看到有几个考生住在学校招待所。我扶着母亲径直朝招待所走去。我是她的闺女，我几乎能猜到一切。母亲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般：“你快回宾馆看书吧，妈退了房就回去了。”

我打开房间，里面有四张高低床，冷风“嗖嗖”地从窗隙间刮进来，有两个人缩在被窝里看书……我把母亲的东西收好，绑架般把她带到了我住的宾馆。我从母亲的包里掏出了几张煎饼

吧，明天还要考两门。”

“妈，你住在哪啊？把房退了，住我那去。”我实在想不明白，明明是爸妈一起到车站送我到市大考试的，母亲什么时候自己也坐车来了？天太冷了，我哈了下手冻得冰凉的双手。“考试有警告告诉我一声，咱娘俩一起来，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
“下次，下次。”母亲搓了搓手，“太冷了，快回宾馆吧，妈下午就回了，不影响你考试。”

我再说点什么，拿过母亲的包，从里面找到一把钥匙。早晨考试的时候，看到有几个考生住在学校招待所。我扶着母亲径直朝招待所走去。我是她的闺女，我几乎能猜到一切。母亲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般：“你快回宾馆看书吧，妈退了房就回去了。”

我打开房间，里面有四张高低床，冷风“嗖嗖”地从窗隙间刮进来，有两个人缩在被窝里看书……我把母亲的东西收好，绑架般把她带到了我住的宾馆。我从母亲的包里掏出了几张煎饼

吧，明天还要考两门。”

“妈，你住在哪啊？把房退了，住我那去。”我实在想不明白，明明是爸妈一起到车站送我到市大考试的，母亲什么时候自己也坐车来了？天太冷了，我哈了下手冻得冰凉的双手。“考试有警告告诉我一声，咱娘俩一起来，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
“下次，下次。”母亲搓了搓手，“太冷了，快回宾馆吧，妈下午就回了，不影响你考试。”

我再说点什么，拿过母亲的包，从里面找到一把钥匙。早晨考试的时候，看到有几个考生住在学校招待所。我扶着母亲径直朝招待所走去。我是她的闺女，我几乎能猜到一切。母亲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般：“你快回宾馆看书吧，妈退了房就回去了。”

我打开房间，里面有四张高低床，冷风“嗖嗖”地从窗隙间刮进来，有两个人缩在被窝里看书……我把母亲的东西收好，绑架般把她带到了我住的宾馆。我从母亲的包里掏出了几张煎饼

吧，明天还要考两门。”

“妈，你住在哪啊？把房退了，住我那去。”我实在想不明白，明明是爸妈一起到车站送我到市大考试的，母亲什么时候自己也坐车来了？天太冷了，我哈了下手冻得冰凉的双手。“考试有警告告诉我一声，咱娘俩一起来，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
“下次，下次。”母亲搓了搓手，“太冷了，快回宾馆吧，妈下午就回了，不影响你考试。”

我再说点什么，拿过母亲的包，从里面找到一把钥匙。早晨考试的时候，看到有几个考生住在学校招待所。我扶着母亲径直朝招待所走去。我是她的闺女，我几乎能猜到一切。母亲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般：“你快回宾馆看书吧，妈退了房就回去了。”

■潘玉毅

## 过故人庄

唐代诗人孟浩然在鹿门山隐居时，曾应邀到一位老朋友的家中做客。这老朋友的居处风景极佳，“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”。面对良辰美景，久别重逢的老友把酒言欢，说着日常的琐碎家常，也谈及了田间的桑麻之事。临别时，两个人还定下了约期——“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”。

回到自己家中，诗人把这一天的经历写成了诗，是为《过故人庄》。过故人庄，途经的是村庄，看到的是故人，留下的是故事，而当岁月流逝之后，我们的眼睛则会跳过眼前的事物，浮现遥远的过去的画面，情不自禁地想起某位故人、某段往事、某个旧居所，某句以前说过的话来。

这便给人一种感觉，但凡一个人、一件事、一样物品牵扯了一个“旧”字，在人的记忆里就变得刻骨铭心而难忘起来。尤其当目之所及，物是人非时，更是如此。

今日的高楼在从前可能是一片荒草地，可能是一个茅草屋；今日的

康庄大道在过去可能是崎岖山路，可能是羊肠小道。也不知是哪一年，也不知是哪一日，这些记忆里熟悉的场景全都消失了。记忆里的溪水啊、河塘啊、房屋啊，通通不见了，甚至连人说的话和说话的人也变得陌生了。可有时，我们又分明觉得，这过去的一切仿佛依然在，时光和人，以及地方，依然亲切。

仔细想来，大抵是因为我们曾经在这里生活过。曾经生活过，这个地方始有了特殊的意义。就像一个人，你与他有过交集，才会对他念念不忘，否则他与一个陌生人没有任何分别。这一点，于地方亦然，于物件亦然。

读一首古人的诗，听一首过去的歌，想起一段陈年往事，怀旧的情绪便会不由自主地地将我们环绕。甚至看到一个小孩蹦蹦跳跳地从眼前跑过时，我们也会联想到曾经的自己。这些怀想毫无意义，却又仿佛很有意义。

■夏妙录

## 竹叶米

从虎年冬末到兔年初春，新冠后遗症一直在我身上发威，只要一开口说话或走动，就气息不顺开始干咳。朋友给我个验证有效的偏方，需要淡竹叶10克。淡竹叶不就是“竹叶米”吗？该论断得到专业医师的认定后，文祥湖公园一带的竹叶米在我脑海里繁华一片：弯弯扭扭的山路旁、高高低低的山园坪边，此起彼伏的林子间……总之，满目苍翠。

公园北入口处以前有进山小道，两侧山岗是铁盲棋和竹叶米的混居区。它们不计较生长环境，土地肥沃处，长得壮硕些、绿得厚道些，若生在贫瘠处，它们照样逍遥自在满山坡撒野，只是植株矮小些、叶片的色泽黄些。混生在铁盲棋间的竹叶米，几乎匍匐在地，像穷人家早熟的孩子知道了自卑。当然，这番情景是在湖滨花苑住宅区还没开发、文祥湖还没蓄水、周边一片高低不齐的山岗都还“莽荒着”的时候。

虽然那片山水早已今非昔比，一小把竹叶米总能寻得到吧？或许能与它们撞个满怀？

如是期许着，从湖滨北路到文化广场途中，我已放任目光在绿化带搜寻起来，盼着意外惊喜出现，可惜竹叶米的踪迹杳无，只看到长相颇为相似的万年青和麦冬。不禁感慨：许多事物都这样，用不着时唾手可得，要找它时却如隐遁般。

雨天的公园一派暗色调，直到古诗长廊对面的石阶上，往右侧张望遇上一片绯红时，我心里猛地一亮，那是春梅绽放了。园中迎春花还没开，梅花已嫣然许久，地上落英不少。它们是一脚踏着冬后门，一脚踩住春前门的信使，大有引领春光我为王的架势，肯定要含笑了，它们是含香送韵的早到者，且奈何不了那湾新蓄的湖水呢。它们知道，水有水的笑点，整面湖水都在等着太阳公当满值，只有阳光慷慨时，它们才会献出满湖闪亮的碎金，点亮周边绿樟，顺便点亮湖边观景的百千双眼睛。今天我带

着寻宝的目的，却被梅花先捉了魂，向右移步，与梅对视，晦暗的心底生出点点春光，脚步随梅到了公园北入口，差点忘记此番出行为何来。是一丛斑斑傲然向天的野蛮劲，瞬间唤回我脑海里的“竹叶米”——似竹的叶，如米的根，远比“淡竹叶”这个名字更具识别度。

在北入口，算是错过与竹叶米相遇的时机了，那就往南继续寻找吧。我揣度着它们应该还在绿化带附近，依旧混杂在茅草、铁盲棋之间。以前那里的山脚有一座临水宫，春日闲暇时，我常带儿子循着山路前去，一路选摘春花，听着春鸟喳喳，毫无疲累感就到了目的地。临水宫主殿在溪流对岸，我们这边山脚有它的扩充建筑，我记得它后侧的山岗也是遍地竹叶米。基于这样的记忆，走在色泽艳丽的塑胶步道上，我总期待着下一秒就有所收获。几百米过去了，沿途只有规划中的景物：小竹林、绿草皮、仿水园路……一切都是那么中规中矩。一路沿着路灯的麦冬，伏首故作沉思，据说它们也有清肺止咳功效。它们是否知晓人类在新冠后遗症里咳嗽不止？如若它们知道自己有清肺本事，会不会突然起身高昂头颅，再不惧怕冬季的霜雪欺压？我要的竹叶米也能清心肺，记忆里它和麦冬一样是“冬季绿君子”，但麦冬常有人侍奉，竹叶米却无此待遇。

打电话给一旧日邻居，说起文祥湖边寻竹叶米不遇，她说：就算有人被人拔光了，大家都刚从新冠里出来，很多人知道竹叶米能治咳嗽啊。

说的也是，自从文祥湖开始蓄水，湖边游人如织，哪有竹叶米能逃得过慧眼？

正想着，邻居回电话说：这时节竹叶米还在地底下睡觉呢！

听后不禁哑然失笑，笑自己记忆的不可靠，也笑自己执念太深产生了“竹叶米四季长青”的错觉。

尽管雨幕下的文祥湖公园暗沉沉闷，但它的春天已然开启，从蓄水那天起，它不再寂寞，整个县城的春光也终将越来越好。躲在时光深处的竹叶米，肯定在春山春泥中蓄势待发吧。

吧，明天还要考两门。”

“妈，你住在哪啊？把房退了，住我那去。”我实在想不明白，明明是爸妈一起到车站送我到市大考试的，母亲什么时候自己也坐车来了？天太冷了，我哈了下手冻得冰凉的双手。“考试有警告告诉我一声，咱娘俩一起来，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
“下次，下次。”母亲搓了搓手，“太冷了，快回宾馆吧，妈下午就回了，不影响你考试。”

我再说点什么，拿过母亲的包，从里面找到一把钥匙。早晨考试的时候，看到有几个考生住在学校招待所。我扶着母亲径直朝招待所走去。我是她的闺女，我几乎能猜到一切。母亲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般：“你快回宾馆看书吧，妈退了房就回去了。”

我打开房间，里面有四张高低床，冷风“嗖嗖”地从窗隙间刮进来，有两个人缩在被窝里看书……我把母亲的东西收好，绑架般把她带到了我住的宾馆。我从母亲的包里掏出了几张煎饼



■李志杰

乌鸦是我们这边常见的鸟。一年四季，乌鸦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我家的后院。乌鸦比麻雀更常见。相对于其他鸟，对于乌鸦，我说不上喜欢，也说不上不喜欢。

现在农村养鸡的人家不多，一唱雄鸡天下白的场景已不多见。最先唤醒乡村清晨的不是麻雀，不是白头翁，也不是斑鸠，而是乌鸦。乌鸦的羽毛乌黑乌黑的，它的声音却是那么清脆、甜美、灵动、多变。乌鸦就是其貌不扬的歌唱家。乌鸦取代雄鸡唤醒清晨，起床更早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乌鸦是人们的榜样。

后院是菜园和果园。据我观察，菜园、果园里吃蚯蚓的鸟儿只有乌鸦。乌鸦的眼神很锐利，它在菜地转悠，并不像麻雀蹦蹦跳跳，而是很紧凑地走着碎步，猛地一停，双腿一颤，低头就用尖喙啄蚯蚓。也许蚯蚓还藏在泥土里，乌鸦总是

■华明玥

新广武村年过半百的牧羊人老方，至今仍记得2016年秋天，他赶着羊群经过明长城脚下时，刮过的那阵诡异的大风。老方站立不稳，不得不大声喝令他的羊群停止行进，他转身，扶起背背抱着头，顶着巨风的压力。突然，他听见不远处隐隐传来雷声——他抬眼一看，那可不是雷，而是大风伸出了舌头，这舌头居然把长城敌台上的“月亮门”给顶倒了。尘烟处处，老方大叫一声“不好”，他感应到，这不仅是村庄的标志在风中消失，还会令小村里的农家乐客源变得稀少。

新广武三段长城十号敌台，可不是一般的敌台。老方打小就知道，与小伙伴追跑玩闹，不可前往十号敌台周围，因为在那里，敌台上半部分的城砖在不停地坍塌中，最后，坚强屹立的，只剩下了一个像月亮门一样的拱券结构。爱唱信天游的老人还为此编了一段歌谣，他们以被风吹得沙哑的老锣嗓子唱道：“月亮出来亮汪汪，筑墙的哥哥在远方哦，春风难过来长城外，等你来等墙流泪哦……”

“墙流泪”一说并非夸张，600年的雨水浸润，令明代城砖中的碱和盐缓缓渗出墙体表面，就像一行行浑浊的老泪，被它浸泡后，敌台墙面外侧的包砖就像酥糖一样开始粉化，这就是敌台上半部分逐渐坍塌成月亮门的原因。

晴朗的夜晚，长城上饱含深意的清澈月光，透过这一拱券结构射向四周，令矗立在山顶的十号敌台残骸，宛若通往天宫之门，又好似通往无字宇宙的起点。它斑驳、沧桑又安宁，在它身上，暂时与恒久、坚固与脆弱、发发可危与稳如泰山，奇妙地交织在一起，令这里成为新

和两块咸菜，又去外面买了几个包子，我们娘俩边吃边看书。晚上，我俩挤在一个被窝里，自始至终，我们几乎都没再多说什么。

因为摔了那一跤，考完试，母亲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不敢下地，听父亲说有记者到学校采访母亲的励志故事……

我很久没回家。我想不通一向低调的母亲何故去出那个风头。两年后，母亲顺利通过了本科自学考试的全部科目，拿到毕业证后不到一个月，就光荣退休了。

“闺女，人都有个念想，你妈当年因为历史原因，读了个大专就给放下了，一辈子没上够学。”父亲在一封家书里对我说，“她参加自学考试，只是做了她内心想做的事，同时鼓励你们：有志者事竟成。”

事情过去了二十几年，母亲也已经去世了，可那年寒风中的白发却扎在了我心中，根根直立，时时鞭策着我。



■李志杰

很轻松地发现。我以为乌鸦的耳朵也是灵敏的，它应该能听到蚯蚓的歌唱或翻土的细微声响。我甚至以为乌鸦的嗅觉也是灵敏的，否则，在干旱无雨的夏天、在天寒地冻的冬天，乌鸦如何能准确地觅到蚯蚓？乌鸦漫不经心地在菜地里走，外表波澜不惊，其视觉、嗅觉、听觉等神经系统已经高度调动起来了。我见到了乌鸦最后穷尽巢底的场景。乌鸦蹲在巢底，用臀部、尾部的力量，笃笃地敲击。声音沉闷，如雷轰。场景如儿时见父辈建房时打夯，有一种力量美。乌鸦其实与人无异。

乌鸦看上去粗笨，其实极聪明。我曾经见到一只乌鸦啄食一条又粗又长的蚯蚓。乌鸦仅凭尖喙，赤手空拳，无法吞食如此粗肥的蚯蚓。它从身边觅得一根短且尖的树枝，叼在嘴里，甩动头部，猛烈地刺向蚯蚓，一下、两下……连续不断，直到将蚯蚓斩断。那一幕让我惊讶，乌鸦在我眼里幻化成持斧砍柴的樵夫或抡锤打铁的铁匠。那时，乌鸦是沉默的，

■华明玥

## 牧羊人和月亮门

广武村的名胜。

每年，老方和邻居家都会迎来大批的住客，他们是摄影师、画家、年轻的纪录片爱好者，他们租用了村民的羊皮袄和军大衣，带着他们的照相机和摄像机，等着月光如泉水一般漫过拱券结构的时刻。他们在等待风化的奇迹，在某一时刻变得柔情似水。他们的到来，也成为附近农家搞餐饮、出租铺位与马匹、行销土特产的客源。

这一年，月亮门在大风中倒塌后，只剩下拱券结构靠上的一截砖墙还幸存，看上去就像枯干老叟举起的独臂，长城敌台的浪漫之美消失了，只剩下了无尽的沧桑。

老方每天放牧路过此地，都要朝月亮门消失的地方惆怅张望。

三年过去了，施工队突然进了村，领头人老乔专门找村里的牧羊人开开会，向他们打听敌台倒塌的原因。老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：他的山羊爬到敌台下方的基石上，貌似坚硬的岩石竟像粉末一样掉落下来，山羊差点滑倒，不免惊慌地尖叫。可见敌台的整个底盘，如今就像是建在了一块豆腐渣上。果然，老方的勘探也证实了老方的推测：基石的风化，导致敌台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贯通缝，最大的裂缝甚至能插入成人的手掌。可见，最大风只是诱因，敌台的根基不稳，才是月亮门倒塌的罪魁祸首。

很快，为长城敌台“治病”的方案就想出来了。施工人员在敌台底部天然基石的外围圈上了“抗滑桩”和“连系梁”，在尽量不干扰敌台本体的前提下，将基岩围箍起来，这工作就像在海上钻井前，

■程耀恺

## 寻找三家村

某年，因某电视台播放京剧《三家村》，几乎淡出人们记忆的“三家村”，又被媒体作为话题端了出来。我当时曾写过一篇《江南二村：杏花村、三家村》的短文，算是凑凑热闹吧。不过“三家村”作为一个名词，我书房里1948年10月出版的《辞海》中，无此条目；始编于1908年的《辞源》，亦语焉不详；新版《辞海》虽增列此条，却只道“偏僻的小山村”也。

然而披览旧籍，“三家村”并不像辞书里那般寂寞，反是在文人的诗词、小说乃至文论中频频亮相。早在宋代，“三家村”就在苏轼诗中露面：“永谢十年旧，老死三家村。”（《用旧韵送鲁元翰知洛州》）；“削成山东二百郡，气压代北三家村。”（《雪浪石》）。陆游的笔下，也有“偶失万户侯，遂老三家村”（《村饮示邻曲》）这样的诗句。这两位诗人取意甚近，三家村者，不过是个泛指。而此后小说家对“三家村”则垂青有加，比如《水浒传》就多次出现过关于“三家村”的话头，诸如：“你这三家村里使牛的，打什么要紧？”“他和我三家村时结生死之交。”三家村在《歧路灯》里，也闪现过两次：“是三家村暴发财主的败家子儿”“又不是那不看经书的三家村白肚子学生”。三家村人文论，大约稍迟。清代薛雪所著的《一瓢诗话》，在论述古人作诗到平淡处，令人吟咏不尽，而“今人作平淡诗，乃才短思涩，格卑调哑，无以风长，借之藏拙，如三家村里儿郎，见衣冠人物，其所欲言，格格不吐，与深沉寡默者，截然两途”。至于论述中的“三家村里儿郎”是何面孔，似乎不言而喻。

也就是说，在历代文人心目中，所谓“三家村”，无非就是穷乡僻壤里的无名远村、荒村、野村的代名词而已。但似乎也有例外，以鬼世界而展示人间相的清代小说《何典》，全书的故事情节，就是在阴山鬼谷中有个叫“三家村”的地方展开的。《何典》是别具一格的怪书，怪就怪在作者将“三家村”由人世，移到了鬼界。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■程耀恺

然而，让“三家村”真正大扬其名的，还是上世纪60年代，那本由邓拓、吴晗、廖沫沙合著的《三家村札记》。由于这本书的缘故，“三家村”这个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赋予特定的政治内涵，在当时，足令国人谈“村”色变。作者含冤蒙诟，直到门清海晏，才大白于天下，三位作者中的邓拓，笔名马南邨，于是顺势将杂文集冠以“三家村”之名，并无具体指向或内涵。

至此，“三家村”一直是有其名无其实的一个处所。

后来发现并非如此，杭州产的“三家村藕粉”，就是实实在在的地方特产。据《杭州府志》载：“（藕粉）西湖所出为良，今出塘栖及艮山门外。”我于杭州、合肥之间，常来常往，某年初夏，没来由竟动了访踪觅迹之兴。清晨从西湖旁边的外东山弄出发，一路向北，穿过拱墅，花去一个多小时，方才进入临平区，在一个叫“三家村”的公交站下车，然后步行，迎着扑面的微风，一边寻觅，一边将自己融入宋代诗僧道潜“五月临平山下路，藕花无数满汀洲”的诗意中，终于找到挂着“三家村藕粉厂”牌子的厂家。之后，到村子里随意遛达，权作到此一游。询问当地老者，此地何时叫“三家村”的？答非所问，也就罢了。为了纪念第一次走进三家村，选好背景拍照之余，又买了四袋藕粉，才心满意足地返回西湖之畔的外东山弄。

据闻若干年前，有人在京城新开了一家“三家村酒店”，与晚些时候开张的“毛家菜馆”，端的是尽得其妙，偶烛施明。那家酒店的牌匾，是当时尚未谢世的廖沫沙先生手书，也算是由虚到实了。后来，学者李辉在《读书》杂志上发表《深酌浅饮三家村》一文，洋洋洒洒，旧事新说罢了。在京城，我亲见“三家村酒店”门庭若市，显然，“三家村”也耐不住寂寞，终于从偏僻的小山村，跻身于名都大邑的滚滚红尘中了。

愿乡下的三家村、城里的三家村、书中的三家村，各随其好，各尽其妙。

说不上喜欢它的原因之一。

乌鸦还有怪异的举动。记得某年某日，只要有穿深色衣服的家人出现在前院的外楼梯上，远处见的乌鸦就飞扑过来，将黑乎乎烂兮兮的鸟屎甩在人身上。后来分析，可能是穿深色衣服的儿子一大早闹着玩，站在外楼梯上驱赶了一群乌鸦。乌鸦报复心强，做法如此促狭，绝对是鸟中的奇葩。最近，一群乌鸦集体啄食后院的青菜，将青菜几乎全部糟蹋，也让乌鸦的形象大打折扣。

乌鸦终究是一种鸟，看到它的不完美，就多想想它的好吧，比如它的勤劳、智慧，比如它的歌喉让人陶醉。看乌鸦如此，看人亦如此。如此，世间万物才能和谐相处。

然而，老方显然是多虑了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发现戴着双层口罩的雕塑师来了，他手持磨刀和铲子，根据已有的3D立体模型，雕刻出月亮门每个被风雨剥蚀的细节，最后，雕刻师手工喷绘出青砖和土的色彩与质地，再进行缓慢烘干。一直在观望进度的老乔跟老方解释说：新的月亮门是用轻质材料制作的，一方面减少了伤痕累累的明代敌台的负荷；另一方面，雕刻师手中的3D模型，是由数百张各个角度的月亮门图片合成的，这就确保了重新雕刻的月亮门，每一个细节都有了“年龄感”。

次年春天，修缮工作完成了，月亮门撤去了脚手架和保暖棚。这天中午，赶着羊的老方在对面山头上小憩，叼着一根长长的枯草晒着太阳。猛然，他的目光撞到了重新矗立在视野中的月亮门，那月亮门薄薄的穹顶上，一只塞外的金雕正在歇脚，太阳与金雕的羽毛，为月亮门镀上了一层明亮的光晕。

在那一瞬间，老方听到了自己惊喜又慌乱的跳声，上一次他听到这种心跳声，还是他用一根秤杆子，挑起新婚婆姨的盖头时。是的，月亮门的坍塌与重建，勾起的是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故乡的老牧羊人心底的乡愁。那乡愁，不只包含着对远方荒寒热土的眷恋，也包含着对时光的敬畏。历史深处吹来的风，忽闪着，在老牧羊人的心湖上点下了一点涟漪，一支新的信天游正在他心中成型……

在那一瞬间，老方听到了自己惊喜又慌乱的跳声，上一次他听到这种心跳声，还是他用一根秤杆子，挑起新婚婆姨的盖头时。是的，月亮门的坍塌与重建，勾起的是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故乡的老牧羊人心底的乡愁。那乡愁，不只包含着对远方荒寒热土的眷恋，也包含着对时光的敬畏。历史深处吹来的风，忽闪着，在老牧羊人的心湖上点下了一点涟漪，一支新的信天游正在他心中成型……